

任務編號:D010

合作者:恃矢肆、鈴藍

霧月城某個平凡的早晨，日頭暖暖的曬在身上，路邊的茶樓裡飄出好聞的茶香，鈴藍要了碗涼茶正慢慢喝，一陣從裡間傳來的爭吵讓她抬起了頭。

提水的小夥計忿忿的從裡間出來，隨後是茶博士，鈴藍忍不住好奇的往那看去。

「我要的是月光湖的湖水，可不是長菁河的。」茶博士拿起杓子舀水，舀了半桶後放下說道：「長菁河也就罷了，還混了些別的，我的茶可不能這樣糟蹋。」

小夥計漲紅了臉似乎想辯解什麼，但在茶博士雪亮的目光中，最終是說出了經過，傳說月光湖有吃人心臟的女巫，小夥計害怕啊，但又礙於面子不敢說，於是想到用河水代替湖水，只到長菁河便折返了。

他沒想到茶博士居然能分辨得出水質！

「讓各位見笑了。」茶博士向所有在座的客人們一揖：「御下無方，驚擾各位，今日的茶點通通不算錢。」

在座有人叫好，有人同情的看向小夥計，茶博士噙著淺淺笑意看著眾人拱手接著說道：「各位俠士們，願意去月光湖提一桶水回來嗎？」

「提月光湖水回來的，願為客親自烹煮一壺茶。」茶博士這樣說道，在木椅子上坐了下來，這話一出幾個客人發出了騷動，結伴來到茶博士旁便將桶子提走了。

「這位先生請問，煮茶很稀奇嗎？」鈴藍更好奇了，問旁邊一個喝茶的老爺爺。

「這位茶博士不一樣啊，他煮的茶花會開魚會游，香味比普通的茶更香味道更好，小姑娘有機會一定要喝上一回！」老爺爺撫摸著下巴的白鬍鬚這樣說道：「可惜我老了……」

「這樣啊，謝謝老爺爺。」鈴藍獲得解答後向老爺爺一揖，她也走到櫃檯旁邊拿起木桶提了提，心中有了點想法。

只是一個人去月光湖不太妥當……

鈴藍想了想放下木桶，然後走到茶樓門口看著來來往往的行人們，這裡是霧月城，望月樓就在城中，總有幾個望月樓弟子能一起去，鈴藍這樣想著，便在人群中找了起來。

蹲在路邊的地攤前伸手要拿擺在布上的漆黑石頭，卻在即將要碰到時被老闆用力拍開，收回手摸了摸隱隱有些刺癢的手背，耳邊傳來老闆不悅的聲音。

「你這下人就別拿我的東西，多髒啊，去去去。」

聞言抬頭望往老闆勾起一道笑，果不其然下一秒直接被對方轟走。

「別在我的攤子前晦氣！滾！」

見到恃矢肆的笑臉頓時流露出惹眼的厭惡，老闆想也不想抄起攤子上的東西砸過去，卻被敏捷的躲開，如願趕走了人。

步行於大街，愉快地哼起不成調的曲，恃矢肆拋接著手上的東西，正是剛剛地攤老闆往他丟的黑石，將石頭收入暗袖夾，拽住布偶繼續於街上晃蕩，恃矢肆早就打算好了，今天就是拿來浪費，他只需在路上找點有趣的事情就行。

途中便注意到有些人成群結隊提著空著桶交頭接耳什麼，平日也能看到有人提桶舀水，習以為常的光景卻於此時引起他注意，恃矢肆朝前望去，試圖找出這些人是從哪裡出來，又打算去往哪裡。

模樣顯眼地擺出誇張動作張望，沒多久還真的讓他看到又有一女性提著桶子出來，那個地方，看上去像是喝茶。

所以是泡茶了？自顧自得出答案後頓然興趣全失，恃矢肆直直路過茶樓的門口，打算去其他地方找樂子。

鈴藍注意到人群中有個醒目的人，亂翹的奶白色頭髮、亮眼卻凌亂的衣衫，還有手上的一隻布偶，目光在他身上停駐了片刻，正準備移開視線，卻在他耳朵上看見了最熟悉的門派信物。

就他了！

三步並兩步，鈴藍拎著桶子往前纂住男人長長的衣袖，開口說道：「俠士、俠士，您可以和我一起去趟月光湖提水嗎？在瀰漫著霧氣的樹林後方，傳說中有吃人女巫的那個月光湖。」

鈴藍將事情說完就放開了手上的衣袖，如果對方不願意大可不理會她直接走掉，不過她是希望對方能答應啦，至少這樣她有個伴，也不用再找人了。

「月光湖有很多奇妙的生物，一個人去有些危險，兩個人至少可以照應一下……」鈴藍接著說道，提出了她為什麼要尋個人一起去的理由。

「行——吶🌸」

突如其來被拉住，恃矢肆甚至沒等對方說完就乾脆地答應。

視線落在攔住他的那人身上，是剛剛看到從茶樓出來的女性，比起從遠處看要來得嬌小許多，恃矢肆看著人笑得起勁。

「咯咯……緗秦——鵠要鬧——水囉月湖——咕哈、嚼心——臟？」

言詞不論順序亦或音調都十分不和諧，還自顧自幫人取了奇怪的稱呼，一副雙方相識許久般的熟稔態度。

全然不在意袍袖被抓皺，恃矢肆換了個姿勢把破舊的布偶抱在懷裡。

嗯，聽不懂，總而言之是同意了吧。

鈴藍眨巴著那雙藍眼睛，每個字都好像認識但排起來就完全不明白意思，聽關鍵字只聽得出他大概是在說月光湖。

「去月光湖如果順利的話也要一天，我要準備些食物帶著，約中午城門見好嗎？」鈴藍看著日頭跟男人這樣說道，指指城門再指指自己：「望月樓的鈴藍，鈴鐺的鈴藍色的藍，布偶哥哥怎麼稱呼？」

鈴藍的視線落到了男人抱著的布偶上面，舊舊的布偶有著耳朵好像是……狐狸？

她的娃娃都放房間了，看到男人抱著的娃娃，忍不住多看了幾眼。

聽到鈴藍的自我介紹，恃矢肆沒對眼前人有什麼印象，大概總是成天往外跑吧，望月樓的人他幾乎沒什麼接觸過，腦中閃過這樣的念頭，恃矢肆勾起唇角。

「恃矢肆啲—— ✨ 緗——秦鵠要食？嘔……吃樹不？——」

得知別人的名字也沒打算改口，他反而有些疑惑明明要進樹林為什麼還特地準備吃的。

餓了就隨便獵個什麼不是很方便嗎？

不過鈴藍打算自己準備，恃矢肆就隨口一說，很快便轉移話題，愉快的點頭。

「午——上見 🌸 緗秦——鵠可快啣 🎵 夜樹險——險——」

笑瞇起眼，口中這麼說著臉上卻沒有一絲緊張感，恃矢肆說完提步朝城門口走，不打算再多準備任何東西。

「樹根樹皮才不好吃，餓了沒力氣怎麼提水呢。」鈴藍這樣說道，走到小攤去買幾個大餅，這種大餅可以放兩三天又有飽足感，是出門在外的好選擇。

恃矢肆提到夜晚，鈴藍不敢太耽擱，在等餅包好時看到隔壁攤賣飴糖也順手買了一些，最後背著個小包拎著桶子去城門找恃矢肆。

「好了，走吧。」鈴藍向恃矢肆說道，拎著桶子走到他旁邊。

月光湖在霧月城以東，需要經過一片森林才能到達，天上日頭高高掛，但一絲一毫都未照入森林中，還未走近，潮濕及陰冷的霧氣便開始包圍了過來。

「這個給你。」鈴藍掏出一個小小的銀鈴遞給恃矢肆，並拿出自己的鈴鐺晃了晃，它們搖晃起來的聲音有特定頻率，很容易分辨：「霧氣中如果看不見，可以聽聲音。」

接過鈴鐺舉起看了看，恃矢肆很乾脆的扯下幾根頭髮綁成一束把銀鈴別在大帶，他用不著不代表別人不需要，何況是久違的探險，未免等會兒走散，鈴藍還能循著聲音找過來。

「咕哈、緬——秦鳩好——人喏」

話落一直被抱在懷裡的狐狸布偶那雙朝下垂的後肢毫無徵兆忽地往地面擊射幾道小黑影，那東西撞擊到濕潤的泥土隨即炸開，噴散出煙霧把站在原地的兩人都圍繞當中，不到一盞茶的時間便又迅速淡去。

「咯咯咯——玩～呀玩叮～嚙——」

什麼事都沒發生，只有恃矢肆高高興興蹦跳進濃霧裡，掛於腰間上的鈴鐺叮鈴作響。

完全弄不懂恃矢肆的舉動，鈴藍索性就當什麼事都沒發生，跟著走入林中。

白色的霧氣如蛇般纏繞上來，前頭的恃矢肆很快就變成一個模糊的影子融入陰暗的森林中，視力受阻，厚重的潮濕氣味讓鼻子也不靈敏，只能仰賴清脆的鈴鐺聲。

鈴藍一邊提著桶子一邊注意腳步，時而撥開橫空出現的樹枝、躍過坑洞，五感失了兩感使她無法快速行動，無怪乎除了修士普通人很少會過來。

又走了一陣後，鈴藍覺得有些餓，她掏出包袱中的大餅掰開來小口小口的吃著，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濃霧中，生理時鐘也是判斷時間的一個好方法。

正邊走邊吃時，鈴藍看到黑色的高大人影，並在一陣陣的鈴鐺聲中聽到了柔和的歌聲，那是不屬於人類的語言，聲音中含著魅惑人心的力量，鈴藍是音修，她自然知道這代表著什麼，於是運轉玲瓏戒中的靈力抵擋那魔音，往聲音傳來的地方而去。

如果傳說裡面有著真實，那她想，歌聲傳來的地方一定是月光湖。

早鈴藍一步鑽進樹林的恃矢肆一點都沒有要集體行動的自覺，他在近乎不見前方的樹林間穿梭，時不時攀上樹梢嚇跑了幾隻蜥蜴，還遇上一隻迷失於林中的野豬，就像進來之前說的那樣，恃矢肆玩得十分高興。

不曉得過了多久，在這連光線都難以穿透的迷霧很容易就失去對時間流逝的認知，恃矢肆聽見了模糊的歌聲，忽近忽遠，彷彿受到蠱惑，他直起身拿著手上的東西向歌聲過去。

循著聲音加快腳步，眼前豁然開朗，是飄裊著霧氣的月光湖，恃矢肆放眼眺望，湖的中央一名女性身形影影綽綽，她朝他張開雙臂，歌聲更加柔和溫暖。

恃矢肆微微晃了晃身子，毫不猶豫邁出步伐走入湖水。

很快就滅頂了。

女性人影同時消失不見。

沒一會兒，湖中央浮起了一小串大小不一的泡泡，進到湖水中的恃矢肆還沒出來，而飄蕩於周遭的歌聲不曉得什麼時候停了，平靜的水面翻起接連不斷小水花，持續好一陣子才再度平復下來。

鈴藍來到月光湖邊，她聽著歌聲和搖曳的鈴聲彎下身子拿桶子裝湖水，裝了個滿後蓋上蓋並貼上減輕重量的符咒，再來就是運回去了。

剛鬆了口氣，鈴藍就察覺不對勁。

歌聲停了，連鈴鐺聲也少了一個。

鈴藍往湖心處看去，月光湖中央空蕩蕩的，只有白色的霧氣飄蕩，形成一個靜謐中透著詭異的景象。

不會……吧？

鈴藍將桶子放旁邊，鈴鐺掛到樹梢，從包袱中取出帶來的琵琶，細白的指尖刷過弦奏出一串音符，定了定心神後開始彈奏。

磅礴的弦音如金戈鐵馬踏過月光湖畔，高昂的節奏包裹著靈力對月光湖的女巫叫板，流淌的音符隨著白霧飄蕩到每個角落，鈴藍似乎覺得這樣還不夠，於是啟唇，唱出了一段熱騰騰剛出爐的歌曲。

「五石五！跳跳蛙！蹦蹦跳！哪裡危險哪裡鑽！呵、說你呢！又大又白孩子王！」

鈴藍吸了口氣大喝。

「娘來了！還不給我滾出來！」

睜開眼，從來都被霧氣壟罩而看不清的湖中景色一覽無遺。

清澈可辨的湖水使恃矢肆輕易就看到許多衝上來攻擊的生物，他在水中扭轉身體勘勘閃過一隻，但水下不比陸地上來得行動自如，接連挨下三四次攻勢才適應過來湖水的阻力。

待恃矢肆意識到時，冰冷寒冽的溫度已然席捲全身，月光湖長年受到樹林的遮蔭，湖水變得十分寒冷，為了躲避接連而來的攻擊他俯衝下游了一段距離，湖底下的沙石由於水質透明清晰可見。

月光湖從湖面上放眼看去似乎是座死湖，但游到湖底的恃矢肆感受到不同那些長相怪異的生物游水所帶動的流向，是從底部源源不絕湧出的冷水。

轉過身對向緊追不捨的生物們，恃矢肆隱約聽見有什麼聲音穿透湖水傳入耳中，離得遠的似魚生物明顯受到影響，然靠近他的那一小群卻是焦躁了起來攻擊越發凌厲。

面對再次衝到眼前長有長臂的「魚」，行動上不比牠們快得恃矢肆還來不及抬起手臂，尖銳的指甲已經刺穿了左胸的衣服，鮮紅的血染髒毫無雜質的湖水，仍在跳動的新鮮心臟整顆漂浮於水中，見到食物的牠們圍上去開始瘋狂的搶食，無暇再去注意不見蹤影的屍體。

另一邊鈴藍所站的湖邊於湖水內的動靜平復下來後沒多久，衝出水面的手一把扣住岸邊的泥土，渾身溼透的恃矢肆上半身脫離湖水，咳了幾口水後大笑出聲。

「咕哈哈哈哈哈——絃奏——鵠好亮吶——💡聽有聽——有啲🌸」

恃矢肆跟個水鬼一樣從湖中爬出，要不是對他的舉動已經有了初步了解，鈴藍還真會被嚇一大跳。

「白白跳跳蛙～快跑～快跑快快跑～」

鈴藍以言靈發動上弦陣訣，挑弦奏出一串急促的音，腳一勾將放一旁的桶子往恃矢肆懷中塞，取下鈴鐺拉著他進入樹林。

恃矢肆身後，月光湖中的女巫露出本來的醜陋面目，凸起的大魚眼、巨大的口中含著銳利牙齒，暗土色的身軀，有力的尾巴拍擊泥土，一蹦一跳間長臂伸出，尖銳的指甲只差一些就勾住人類衣服，還好，仍是只差一些。



見再也抓不到人，他們鼓起了腮幫子，音樂蘊含魅惑再次交織幻覺，不過鈴藍不給他們機會，換了個調以言靈催動上弦陣訣，將他們的聲音沖散個七七八八。

等再也見不到女巫們的身影，鈴藍奏了個尾音結束曲子，將琵琶收起後雙臂抱胸，吊著眼睛瞪濕答答的恃矢肆。

「這什麼天氣啊，還下水！給我個理由聽聽！」邊說邊想起包袱中有火摺子，仍是伸手掏了出來。

「濕答答再走一路容易著涼，撿柴生個火，等衣服乾了我們回去。」鈴藍繃著臉最後還是沒忍住，歎口氣撿了些乾落葉，將周圍清理一下弄了個小小的火堆：「坐這裡吧，至少風比較小。」

即使被罵依然笑得開懷，彷彿剛剛驚險的場面僅是一場無傷大雅的玩鬧追逐，恃矢肆放下裝滿湖水的桶子，兩三下除下衣物只餘中衣，逐一將其擰乾掛在一旁的樹枝上。

「豕獸生怨，怨入心，食心疾。」

勾上一道詭祟的笑容，恃矢肆難得不再怪腔怪調的說話，然而現下吐出的語句實在無法給人有更好的感受，短短一句宛若傳到無盡的遠方，又如斷音止調的細語。

從開始到現在恃矢肆才真正用上上弦陣訣，對象當然不是眼前的鈴藍，是剛剛吃了引子的女巫。他捻了捻還在滴水的瀏海，沒理鈴藍的催促抬步鑽進樹叢裡，沒一會兒抱著乾樹枝和方才不曉得藏在哪的狐狸布偶回來。

蹲在火堆前朝火裡扔枯枝，恃矢肆打起呵欠抽了抽鼻子，伸手指往一個方向。

「緹——秦鵠飛巢——向——月🌙」

告知回城的位置，恃矢肆拿著枯枝撥弄火堆邊說道，很快找到新樂子邊添柴邊玩火起來。

脫就脫也沒提醒個，非禮勿視咩，鈴藍斂下目光，靠近到火堆邊汲取暖意。

順著恃矢肆手指的方向看去，鈴藍頷首，表示她知道了。

休整休整就準備回去了。

鈴藍提起裝滿水的桶子，來一趟月光湖收穫頗豐，不只提了湖水還見到傳說中的女巫，回去見識一下茶博士的煮茶又能和葉師兄交流交流小道及八卦，真是一舉數得呢。

茶樓裡的茶博士最後迎來了一桶月光湖的湖水，他拿起杓子舀了舀水頷首做起煮茶的準備。

龍鳳造型的紫砂壺咕嚕咕嚕的滾著熱湖水，茶博士問過喜歡的茶種後，從茶葉罐裡用茶匙拿取適當份量的茶葉放入壺中，茶香隨著蒸騰的水氣飄散於茶樓中，栩栩如生的龍鳳彷彿活了起來，各自抖動身軀於淡淡白霧間翱翔，茶博士舉起壺，一杯杯的為來客斟熱茶。

鈴藍捧著白瓷茶杯，溫潤的暖意從手中擴散開來，她低頭看向杯中，在熱水的浸泡下，一朵粉色蓮花徐徐的綻放開來，鈴藍再眨眨眼看向周圍，茶樓已成了在湖中的一葉小舟，在各種各色的蓮花花海間晃蕩。

「請用茶。」茶博士柔和的聲音這樣說道，鈴藍偏首望見了他唇邊的笑意。

鈴藍抿了口蓮花茶，初嘗時有些苦，滑過喉嚨後從舌根卻開始回甘，留下口中滿滿的花香。

「再一杯？」茶博士提著茶壺問在座的客人們。

「好！」包含鈴藍，想要續茶的皆舉起了手上的杯子。

茶博士送了辛苦取湖水的人滿竹筒的茶。

鈴藍之後和葉師兄交流小道消息時問起，葉師兄說了，茶博士那一手和月光湖女巫們其實殊途同歸，只是作用的媒介、物品不同而已，且因月光湖的地理位置，湖水水質的確跟其他地方不同，如何看待因人而異，不過，茶好喝是板上鐵錚錚的事實。